

산둥반도

산둥반도

山東半島

山东半岛

刘凤鸣 著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산둥반도

산둥반도

산둥반도

山東半島

산둥반도

山東半島

山東半島



山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山东半岛与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刘凤鸣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翟金明

装帧设计：岩 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刘凤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01-006750-6

I. 山… II. 刘… III. 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
山东省 IV. 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445 号

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SHANDONG BANDAO YU DONGFANG HAISHANG

SICHOUZHILU

刘凤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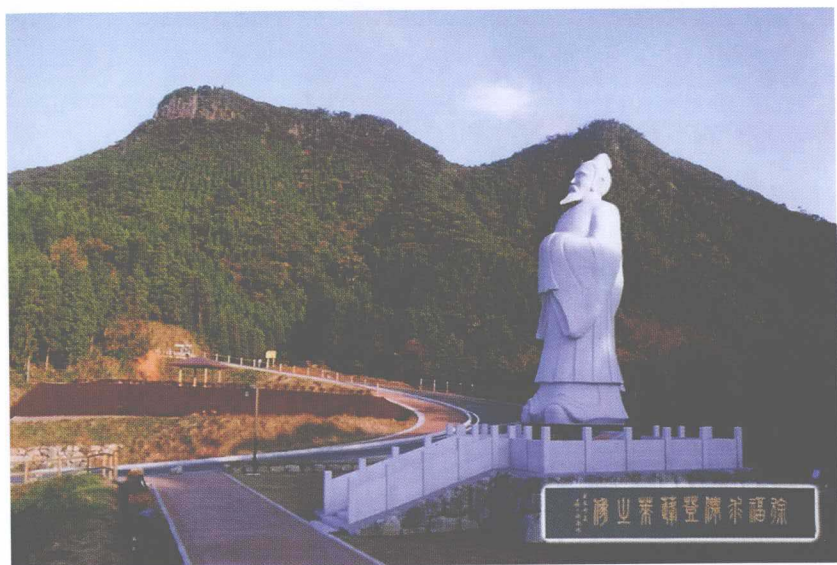
诚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13.125

字数：316 千 印数：1—3500 册

ISBN 978-7-01-006750-6 定价：29.80 元



日本串木野市：方士徐福登陆地（日本 遠志保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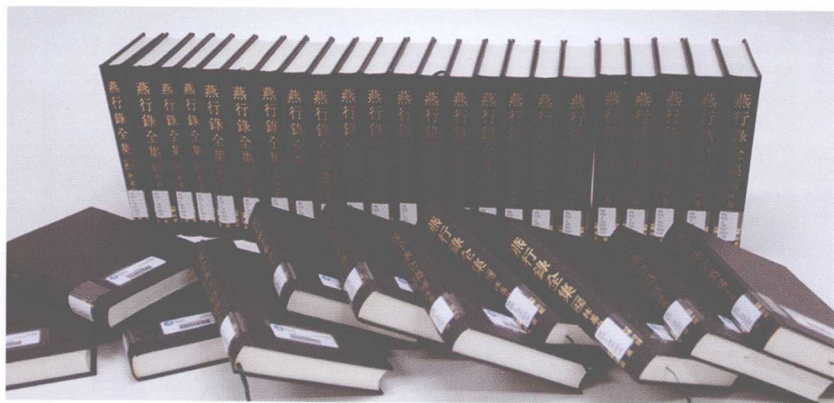
重建的赤山法花院建有“圓仁入唐求法館”（张玉禄摄）

蓬莱市发掘出土的韩国古船

(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 蔡玉臻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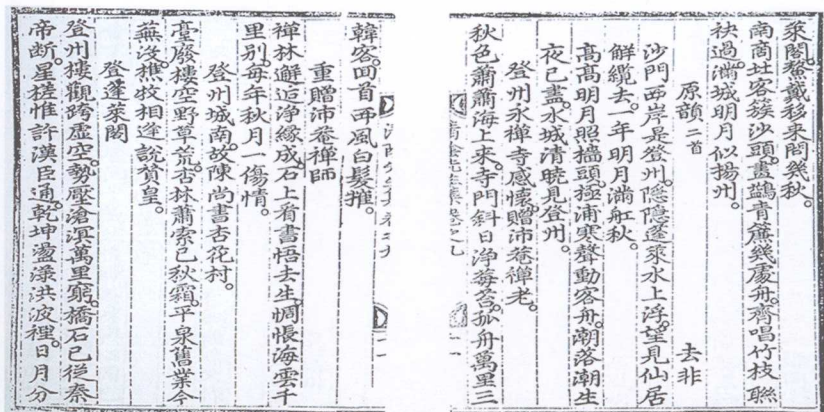


蓬莱市发掘出土的韩国古船 (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 蔡玉臻先生提供)



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整理、编著《燕行录》

(全集 1-100 卷)(刘晓东提供)



《燕行录》刊印的朝鲜正使金尚宪的诗文

(载《燕行录》第 13 卷第 278-279 页)(刘晓东提供)

追慕海上王張保皋訪問紀念碑

追慕“海神”

當今世界已迎來了全球一體化的開放時代。爲了追尋縱橫馳騁古代東亞海的海上貿易王“海神”張保皋（統一新羅7年——841年）之魂，我們韓國青少年聯盟隊員及指導者相聚於此，弘揚和學習1200年前張保皋大使的挑戰精神，共同奮勉，開創全新的世界。特立此碑。

2005年8月5日

韓國青少年聯盟 總裁 車鐘泰

韩国青少年联盟在荣成赤山法花院立有访问纪念碑 （张玉禄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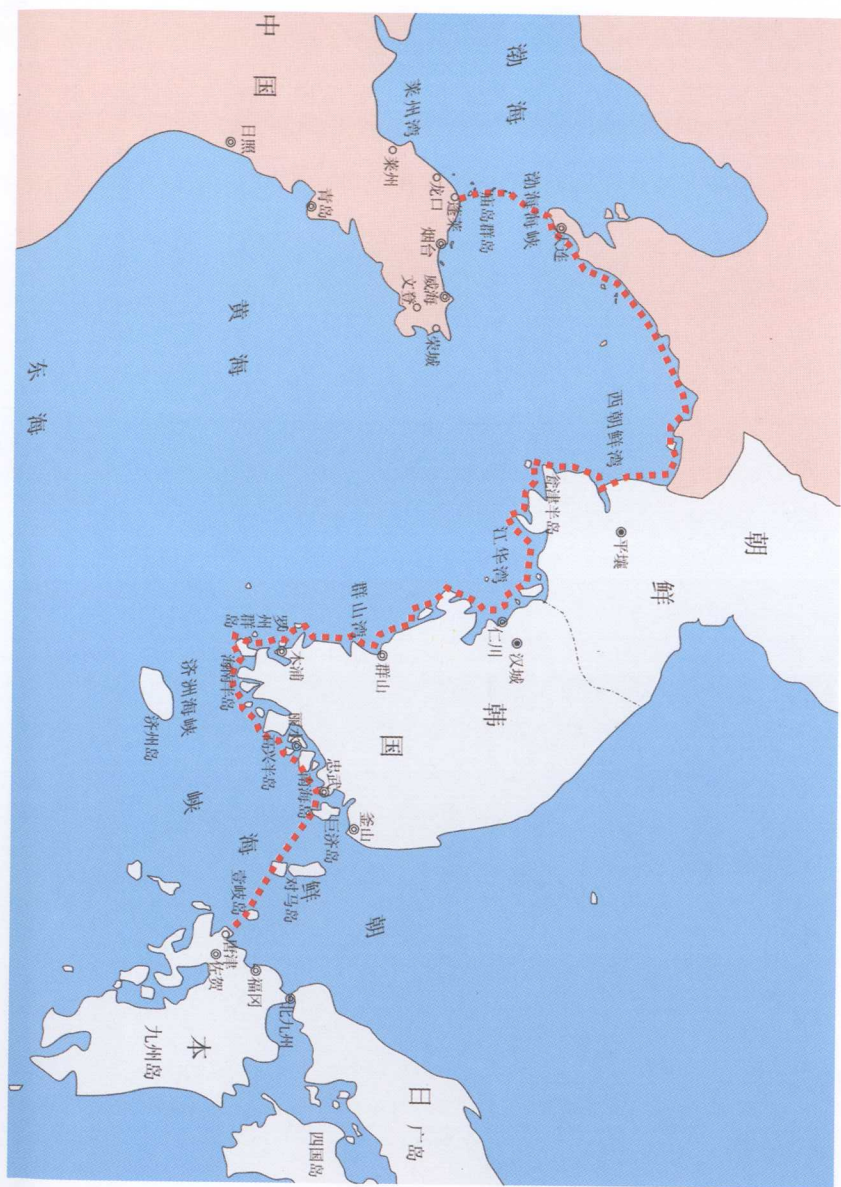


韩国西归浦市徐福展示馆大厅 （刘永旗摄）

清末日本客邮局寄递封。
（图片来源于哲夫、王景文编著的《烟台旧影》）



烟台烟台山上的日本领事馆及法国领事馆
（图片来源于哲夫、王景文编著的《烟台旧影》）



中、韩、日古代“循海岸水行”路线图（仲少云绘制）

丝路花絮落鲁东

读刘凤鸣研究员《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偶感

“丝绸之路”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且越来越热，其内涵和外延越来越深邃和广博。国内外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成绩斐然，人才辈出，新资料、新方法和新观点层出不穷。鸿篇巨著，目不暇给；精辟论文，不胜枚举；学术讨论会，遍地开花；高校讲坛，名师施教。“丝路”研究确实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繁荣兴盛的景象。今天，在“丝路”研究这个百花苑中，又增加了一朵奇葩，这就是山东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凤鸣研究员最新奉献给学术界的鼎力之作——《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笔者有幸在本书付梓之前拜读，甚为欣慰，手不释卷，兴奋之余，谨于此再奉几句赘言，以为共勉。

“丝绸之路”的称谓是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由外国学者提出并作过开拓性研究。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学者，是普鲁斯與地学和地质学家、近代地貌学的创始人、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1833—1905年）。他曾于1860年随德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在他逝世后才陆续问世的5卷本遗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当他谈到中国经中亚而与希腊—罗马社会沟通的交通道路时，首次为之命名为“丝绸之路”。但在此后近半个世纪期间，“丝绸之路”一词始终沉寂无闻。国内外老一代专治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们，也未采用过该名词，只是沿袭“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和“海交史”一类的术语。1942年，法国东方学家格鲁塞（Rene Grousset，

1885—1952年)在《中国通史》(1942年第4版)中,增补了整整一章14页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由此传播开来。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称谓,则出现得更晚。诸如法国东方学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在他的《交广印度两道考》那样权威的海交史著作中,也只字未提“海上丝绸之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在他的《西突厥史料》(1913年)中,才首次含糊地提及:“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最早从事海上丝路研究的,是法国著名的印度学家和梵文学家让·菲利奥札(Jean Fillozat, 1906—1982年)。他于1956年在本地治理的法国印度学研究所推出了《印度的对外关系学》一书,其中用很大篇幅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当然,历史上的“海上丝路”的出现时间,有可能还要早于陆上丝绸之路。

从此之后,五花八门的“丝绸之路”名称频频问世:“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戈壁沙漠丝绸之路”等等。甚至还进一步派生出了“茶叶之路”、“毛皮之路”、“瓷器之路”、“铁器之路”、“大锡之路”、“大黄之路”、“远征军之路”等等。不过,其源头始终在于“丝绸”,其功能始终在于“路”。“丝绸之路”似乎变成了一位多产的“英雄母亲”。

究竟何谓“丝绸之路”?法国丝绸之路专家布尔努瓦(L·Boulnois, 1933—)夫人曾写道:“研究丝绸之路,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了欧亚大陆,又涉及到了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圆)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经跨

越了近 25 个世纪”。^① 由此看来，“丝绸之路”已经几近于变成了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一个符号，成了一个形象性的口号，成了如同史诗般的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和颇具神秘性的名称，极具浪漫色彩，若明若暗，既具体又抽象。它已经是中外关系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了。有人说：如果爱情故事是文学创作中的“永恒主题”，那么“丝绸之路”便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永恒主题”了。甚至在当代的中外各种关系交流中，世人也乐此不疲地争相乘坐“丝绸之路”这枚“长征火箭”。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片交通网络，从茫茫无垠的陆路到碧波万顷的海洋，从寸草不生的戈壁瀚海到生机盎然的绿洲，途经无数的城邦、商品集散地和世界历代王朝帝国。络绎不绝地来往于这些丝绸之路上的人中，有士兵与海员、商队与外交使团、冒险家与朝山礼佛的笃信之士以及得胜之师和败兵之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也是通过这条路线传入中国。中国的儒家文化、治国良策、伦理道德、养蚕业、四大发明以及无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远播到异域番邦的。发生在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无数次民族大迁徙，也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而完成的。所有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总之，丝绸之路行使过商业、文化、外交和民族迁徙与交融的四大功能。

“丝绸之路”覆盖了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圈（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以佛教和印度教为文化代表的印度文明，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波斯—阿拉伯文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腊—罗马文明）。四大文明的相互撞击、交流、影响和融合，也都是通过

^①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年版。

丝绸之路而实现的。当然，自丝路开通以来，在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中，中西之间绝少有过直接的交流。无论是商品互市，还是文化渗透，都是由丝路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逐站接力式地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然是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开辟并维护了这个交通枢纽。这条丝绸之路也世代地为他们造福，千秋施惠。

在古希腊，最早提到中国丝绸的是克泰夏斯（Ctesias，大约诞生于公元前416年），此人是古希腊研究印度和波斯的史学家。他从公元前398年开始撰写《波斯史》时，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Seres，丝国人），也就是中国人，“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高达13肘尺（cubit 0.5米）的人，可以寿逾200岁”。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Virgile，公元前70—19年）在公元前30年代所作的《田园诗》（《农事诗》）中写到：“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公元前43—公元17或18年的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e）于公元前14年创作的《恋情》中写道：“您的秀发如此纤细，以至于不敢梳妆，酷似皮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般”。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的哲学家塞内卡（Seneca）也提到了赛里斯的妇女们不用针刺绣，旭日升起处的赛里斯人采摘东方树上生长的缀绮。公元前58—公元21年之间的斯特拉波（Strabon）在他的《輿地书》中提到，赛里斯国的“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奈阿尔科斯（Nearchus）说，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坐垫与马鞍，这种织物很像是用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著名的自然史学家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公元23—79年）在《博物志》一书（成书于公元77年）中指出：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

以向森林喷水的办法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女眷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特别复杂的劳动，所以罗马的贵夫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裙，而招摇于大庭广众之中……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外人找上门来成交贸易”。公元1世纪的西流士·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公元25—101年）在他的《惩罚战争》中仍在老调重弹：“晨曦照耀中的赛里斯人，前往小树林中采摘树枝上的绒毛。”出于商业利益考虑，西域民族与阿拉伯—波斯人，为垄断丝绸市场而故意隐瞒丝绸的来源和丝路的真相，从而使丝绸与丝路蒙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通过上述例证，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很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而了解到了中国丝绸，但却是介于传说与真实之间。西方对于了解和控制这条运送丝绸的大道，始终是迫不及待和馋涎欲滴的。然而，成也丝绸，败也丝绸。丝绸既造就了罗马的繁华，又似乎是促使罗马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丝绸的输入促生了罗马追求奢侈品的腐败风气，导致了罗马白银的大量外流，从而使国库空虚和民风奢靡，迫使罗马元老院于公元14—16年颁布了反对穿戴丝绸衣装的《反奢侈法》。但这一切均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覆灭。

实际上，西方早期研究中国的人，都是造诣很深的希腊学家，而并非是东方学家。他们研究中国，主要是为了探讨中国的民族起源，然后再逐渐地探讨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起源，特别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起源、历史沿革和民族属性，由此而冲破基督教的羁绊。因为基督教的世界观一直顽固不化地坚持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都被记载在《圣经》中了，《圣经》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人类的历史。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又摇身一变，为西方殖民列强寻找海外市场和在全世界划分势力

范围而服务。他们此时追求的则是最丰厚的经济利润和最广泛的政治利益。

如今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是希望通过研究丝绸之路，看到中外经济与文化的互补与互动，探讨中国的物产和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揭示外来文明对中国发展的促进作用。

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圣贤辈出，先哲如群星璀璨，是中华文明的几大发源地之一。那里历代都被誉为文化之邦，人文荟萃、学脉绵长。山东半岛依山傍海，泰山雄居五岳之首，黄河在那里终归大海。此地民风淳朴，物产丰盈。它不仅在物产和文化上哺育着中华民族，而且自古以来就既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同时又是中国与朝、日等国物资交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纵观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史，总体来说，专家学者始终都偏重于研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又更多地注重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广东、江苏、福建和浙江沿海港口的研究始终为重中之重。但是，对于经过山东半岛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过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刘凤鸣先生的这部《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对山东半岛不同历史时期中朝日三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作了坚实而深入的探讨，它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力作。

这部著作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硕果，是他长期泼洒心血的结晶。他做为山东莱州人，长期在高校施教和担任领导工作，对山东半岛的历史十分熟悉，对于山东历史上的瑰宝如数家珍。全书结构合理，资料翔实，论点公正，结论出新。全书从史前时代，循序渐进地论述到当代。在一个专业研究日趋时髦的时代，

此类通史性著作往往是集多位学者通力合作方可告成。一位学者独自担纲而一气呵成者，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是我对刘凤鸣先生肃然起敬的原因。

据笔者个人不成熟的见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全书的特点、新点和突破点在如下几方面。

一、作者立意鲜明地论述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时代上可谓源远流长。作者以历史为经，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着眼，全面论述了中朝日之间 2000 多年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国内外学术界过去的弱点，也是本书的重点，当然会形成一大亮点。

二、内容广泛、丰富而又扎实。作者以山东半岛的对外物质与非物质交流为纬。既覆盖多方位，又层次清晰，始终围绕“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线条，将许多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内容梳理得井井有条。

三、作者在作全面阐述的同时，也时刻不忘重点考证。全书有关山东半岛新罗人的阐述，着笔甚浓。

四、全书能文史结合。史学家在论述丝绸之路时，往往是重史轻文，对于文学资料运用甚为吝啬。本书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成功的尝试。

五、典籍史料与考古文物结合，互相印证，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特别是作者使用了某些有关沉船和瓷器的考古文物资料，从而为本书增色不少。

《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刘凤鸣先生筚路蓝缕，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性的初步探讨。“先河”已开，必有“后继”拥上。我们相信，他抛出的一块玉，必会招来“金玉满仓”的收获。丝路花絮已落鲁东，古登州必会